

20

SHEHUIXINWENXIAOSHUO

世纪社会新闻小说

蒋介石 和他的元配夫人



薛家柱 王月曦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0 5489 2

蒋介石和他的元配夫人

SHEHUIXINWENXIAOSHUO

薛家柱

王月曦

著



海軍博覽館
藏書
金

[津]新登字(90)002号

蒋介石和他的元配夫人

薛家柱 王月曦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永清县第一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5/8 插页 2 字数 167000

1994年3月第1版 199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06-1595-5/1·1427

定价:5.60元

内 容 提 要

全书以蒋介石与毛福梅的婚配为主线，揭开了毛氏凄风苦雨一生的历史神秘的面纱，记叙了蒋介石的家事与初恋，更引出了其四次婚变始末及毛氏在苦闷的纠葛中心灵的震颤。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善良女子的坎坷身世；一幕幕鲜为人知的蒋家秘闻；一曲曲哀婉动人的婚姻悲歌。

故事扑朔迷离，人物感情缠绵，文字淋漓流畅，令读者欲罢不能。

引 子

谁不知道浙江省奉化市的溪口镇呢，大家都知道这是蒋介石、蒋经国先生的故乡。近年，随着我国实行了开放政策，到溪口来旅游、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特别是海外侨胞和外国朋友，更想来看看蒋氏父子神秘的出生地。

撇开其它因素不说，溪口确是个山明水秀、风景秀丽的地方。一条清澈见底的剡溪从万山层叠的山坞流出，迂回曲折，到溪口镇上豁然开阔，水流平缓溪面如镜。沿溪有一条长约二华里的小街，开着不少销售山货、土产、日用百货的店铺以及酒馆、客栈。上千户人家的溪口镇就座落在剡溪边，墟烟袅袅，门对溪山，屋影人影倒映江中，构成一幅绝妙的山水画。溪口，亦名锦溪村。

蒋介石的故居“丰镐房”就在溪边街道的中段，是一座老式的住宅。可是离丰镐房不远，从一条小巷拐进村镇的中心，却有一个奇特的所在：即是蒋介石元配夫人、蒋经国母亲的墓地。来溪口旅游参观的人除了参观丰镐房和蒋介石母亲的陵墓，也一定要看看蒋介石元配夫人的

坟墓。可是粗心的人很难找到蒋经国的母亲埋葬在什么地方。

说起来也奇怪；从小巷左曲右拐，蒋经国母亲的坟墓竟在一所小学校内。进了溪口镇中心学校的大门穿过古老残破的房子来到大操场上，只见有一堆高高的黄土矗立在操场之上，一座孤坟空荡荡地出现在校园之中。

孤坟前没有其它装饰，只有一块高大的赭红的花岗石墓碑。碑上也没有其它题额称谓，也没有任何装饰图案，中间镌刻着：“显妣毛太君之墓”，上方落款为：“男经国敬立”五个小字。

简洁已到至极，朴素也无以复加。堂堂蒋总统的元配夫人，罹难惨遭日寇飞机炸死，难道死后不应享和她身分相称的哀荣？用一堆黄土草草埋葬在这操场之中，未免给人过分孤独、凄凉之感。来这儿参观的每个中外来宾，心中都要提出这个疑问。

道理安在？这里面却有一些局外人难以理解的复杂原因。它就要追溯到一桩尘封已久的历史公案。

192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正式订婚前，他回到溪口同毛氏离婚。他采取了一个非常中国化的办法：“离婚不离家”。就是说：名义上解除了婚约，但并不离开蒋家。她仍住在丰镐房里，一切生活费用仍由蒋介石供给，她还是蒋家的一名成员，仍是这儿的主人，只是她已不是蒋介石的正式夫人了。

从此，这位蒋介石的元配夫人只好整日在丰镐房里念经拜佛，苦苦修行，在青灯古佛的烟云中过着黯淡的岁月，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蒋经国身上。

蒋经国十分同情生母的不幸命运，但又无法同父亲抗争。他从苏联留学归国，马上带着妻子方良和儿女到溪口去拜见母亲，在生母身边侍奉了一段时间。

抗战爆发以后，蒋经国到江西赣州担任赣南四区行政督察专员，恋恋不舍地泣别了母亲。谁知次年，即1938年农历十一月初三，蒋经国突然接到奉化县县长何扬烈和丰镐房的账房唐瑞福发来的急电：“家里房子被炸，师母下落不明。”

蒋经国接到电报几近晕厥，连忙电询是怎么回事。

原来在十一月初三那天，日本飞机飞临溪口上空，大肆轰炸，把剡溪边的文昌阁和蒋介石建造的“乐亭”都炸坍了。蒋经国的母亲毛氏从丰镐房的后门匆匆逃出，已经逃出了弄口，她大约想到房门没有上锁，又回转去锁门。经过这番来回，等她走出弄口，刚巧一颗炸弹扔在弄口的一座房屋边，围墙倒塌，把她整个人埋在里面。待飞机走后被人发觉从瓦砾泥土中挖出来已气息全无了。

蒋经国接此噩耗心如刀割，昼夜兼程奔丧回到溪口。面对生母尸体，他泪如泉涌，哀痛欲绝。

虽然毛氏的惨死不在报纸上发消息也不登讣告，但还是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来送葬的有一千五百人左右，其

中不乏国民党的军政要员。

可是把母亲埋葬在哪儿呢？这使蒋经国这位孝子颇费踌躇，把母亲葬在祖母王太夫人的“蒋母墓地”吧，显然父亲蒋介石不会答应。为母亲单独修建一座豪华的陵寝吧，心中又不是滋味。经过再三思忖，蒋经国就对账房说：“如果一时找不到好坟地，就暂葬在这摩诃殿旁边吧，这是阿妈生前礼佛诵经之处。她老人家喜欢这个地方……”

蒋经国这样做，确是煞费苦心，搞了个折中的措施。把生母殡葬于佛祖殿前，等于暂厝在家堂里，因为这摩诃殿本来就是蒋氏佛祖的神宫，蒋介石母亲王太夫人常到摩诃殿礼佛诵经，毛氏夫人也常到这儿烧香祝祷。这样，待到父亲百年之后，就有机会把父母合葬在一起了。

可是，事与愿违，半个世纪过去了，蒋介石的遗骸尚在海峡彼岸的台北草山，而毛氏夫人却仍长眠在草草堆起的黄土之下，未归青山。蒋经国这位孝子的一番苦心一直未能实现，自己却撒手西归死于异乡客地。毛氏夫人死而有知，在九泉之下一定会同生前一般凄凉孤独，魂兮无依……

为了让广大的读者了解蒋总统这位元配夫人的一生遭际，我们愿以翔实材料，展示她坎坷不平的生涯，为历史提供一个小小的注脚。看这位善良、不幸的中国旧式妇女，如何度过自己凄凉、黯淡的一生。

浙东多山。天台山、四明山都是名闻天下的名山。群山连绵，苍岭层叠，绣峦奇峰，草深林密，历史上有多少名家曾到这儿旅游、隐居，写下了不少名篇。李白那首著名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写尽了浙东山势的壮美；贺知章、王安石、苏东坡、赵孟頫都有游吟浙东名山胜水的佳句。徐霞客两次来浙东山区探胜，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也曾在浙东山区流连。

在奉化西北山区的深处，有个叫岩头的古村庄。这儿地处天台山余脉，是在山峦层叠间的一个长谷，一弯溪水，岩上奔流。村口，狮山、象山分峙左右，一条剡溪把岩头和外部世界连接起来，在这世外桃源一般的山岬里，历代也出了几位文人，如宋元时代著名的文学家戴表元和前清驰名浙东的书法家毛玉佩，均出生于岩头。明代名士罗抱灵也在此隐居讲学。但毕竟穷乡僻壤，地瘠人稀，交通同文化都非常落后，十分闭塞。岩头村的山民们都是老实巴脚的人，大多靠卖柴卖炭，卖竹木山货来换取油盐酱

醋及一些生活必需品。交换货物也要去离村庄三、四十里的溪口、肖王庙，甚至远到宁波。

山岭弯弯，道路崎岖，这里交通十分不便。光靠背驮肩挑，上山下岭累死人，唯一的运输工具就是竹筏。

山区的溪流宽而浅无法行船，用碗口粗的毛竹扎起来，就成了当地人称为“竹排”的筏子。竹排随溪水流淌而下，可以载人，也可以载货，十分方便。小的竹排，以一株毛竹长短为限度，几株并联在一起，宽不过两公尺，仅一人一篙就可流驶。大的竹排，几十株毛竹联接起来，甚至上千根毛竹首尾相连，像一条长龙横卧溪上。这就要由几十个壮汉和经验丰富的筏工来驾驭。这种竹排大都是专运毛竹的放排队伍。竹排流放到竹木集散地就一节节拆开，等待买主分装到各地去。

流放竹排是个危险的行业，没有舵也没有锚，唯一掌握方向、控制速度的工具是竹篙。筏工把竹篙拿在手中，左撑右抵，竹筏也就左回右绕，绕过一个个急流险滩。打头的筏工叫“阿大”，大家听他指挥。他用粗嗓门呼出号子，筏工们就一齐放开喉咙和应。于是，高山峡谷间常常响起粗犷的放排号子声：

急转弯味——嗨唷，
左篙点味——嗨唷，
前面来了打鱼佬味，
小心头皮——莫撞破唷……

前呼后应，山鸣谷和，倒也有一种原始、自然的情趣。只是一旦山洪暴发和突遇险滩，就有不少人葬身于青山绿水之间。

在岩头这样的穷山村，却有一位显赫的人物叫毛鼎和。他在村中开了一家米行，兼营日用百货。这种米行小店在其它城镇可能并不显眼，可是在这小山村不啻是超级市场了。因为山村的粮食要由米行供销，日用品及杂货也要到这店中购买。毛鼎和无异控制了山村的经济命脉，再加他又是族中长辈，素有声望，方圆三十里内，没有人不知道“毛祥丰米行”的。不知不觉之中，毛鼎和的名字为“毛祥丰”所代替，大家在人前背后叫他为“祥丰先生”。

毛鼎和娶妻王氏，娘家在奉化连山乡箭岭下村，生有二男二女。长子毛怡卿，小名叫武宝，早年在宁波同别人合开米店、肉店，后来到上海与人合营“清一色”饭店。尽管他妹妹后来成了总统的元配夫人，他却始终没在军政界露过脸。次子毛懋卿，又名毛秉礼。早年在蒋介石的黄埔军校任过总务科长，后来到宁波经营鄞奉汽车公司，抗战期间，经外甥蒋经国推荐，出任中国农民银行赣州支行经理。

毛鼎和的长女叫毛英梅，嫁给奉化下蹲驻村的宋孟果为妻。其子宋继尧、宋继修曾随蒋经国在赣州干了一段时间。1939年底，奉化溪口被日寇看作重要轰炸目标，蒋经国派宋继修赶回溪口，接母亲去赣州避难。谁知这位少

爷有恃无恐，在上海、宁波耽搁了一些日子，未能按期到达。等他赶到溪口，毛氏已被压在敌机轰倒的墙垣里了。蒋经国悲愤异常，恨不得把宋继修枪毙，但事已如此，错已铸成，他也不能奈何这个表兄弟。

毛福梅是毛鼎和的小女儿。少时长得面白唇红，婀娜喜人。长大成人后，仪态大方，性情娴雅，对长辈亲善孝顺，所以甚得父母宠爱，把她视为掌上明珠。

只是到了十九岁，尚待字闺中。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正当豆蔻年华，居然没有花轿进门，这在见识不多的闭塞山乡，自然免不了惹人议论，成为全村注目的对象。她健康的肤色同其他少女没有两样，眼睛也特别明亮，这样的姑娘怎么还嫁不出去？

从毛鼎和这方面来说，他是岩头村的首富，又有这么一个楚楚动人的小女儿，自然不肯随便嫁给山乡一般人家，非要挑个门当户对的世家子弟不可。可是在岩头这个穷山冷岙，足可同毛家匹配的人家实在罕见。所以这样一等再等，延误佳期，福梅的婚事就拖下来了。对岩头村四周的人来说，毛家的淑女谁敢高攀？癞蛤蟆莫想吃天鹅肉吧！所以不要说去提亲，想都不敢想。

女儿大了，老是呆在家中也不是办法。在旧社会，年过十八就算大龄姑娘了，父母亲戚都要为她着急。毛鼎和虽然整日忙于店里的生意，听不到太多的闲言碎语，但福梅娘听到的就太多了。她常与那些七阿婶、八叔婆一起烧

香念经，空闲就谈论每家的家务事。奉化有句谚语：“三个女人抵群鸭”。这么多女人在一起，叽叽喳喳，声可沸天，哪一家的事情能逃过她们的嘴巴？连陈年八古的绿豆、芝麻般的事，也会从她们牙齿缝中迸出来。

“福梅娘哟，我看你趁早把福梅嫁出去吧。”

“是哟，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当心夜长梦多哟。”

“对，生姜是老的辣，可姑娘是老的贱。”

“福梅娘，你别箩里挑花，越挑越差。你难道千拣万拣，要拣只没底灯盏咧？”

真是唾沫也能淹死人！这些话讲的人也许无心，听的人句句在意。福梅娘听七阿婶、八叔婆这样议论她的爱女，真是又愧又急抬不起头，无法回答也无法解释。她尽管是个豁达的女人，可是碰上这样棘手的问题，也一筹莫展了。但是总不能长期这样装聋作哑下去哟，每次从庙里拜佛念经回来，她总要对丈夫絮聒一通：

“她爹，女大不可留，福梅已快上廿岁了，如有好人家，该放口了。”

“急啥！你们这些女人家在一起，就婆婆妈妈烦这种事，烦个没完。”毛鼎和心烦地说。

“人家也是关心我们福梅哪。”

“用不着别人管，我自有主意。”毛鼎和拿着镶玉的白铜水烟壶，叭哒叭哒抽了几口，才慢悠悠喷出烟雾说，“你不是给福梅排过八字、看过相吗？她有做夫人的福份。随

随便便嫁出去，你肯吗？”

“这倒……”福梅娘一时语塞，回答不上来了。

为了女儿婚事，福梅娘不光到附近几十里的寺庙去烧香求佛，也请人看相、排生辰八字。凡是算命瞎子敲着“笃笃、咣咣”的小锣进山村，她都要请瞎子为福梅算命。奇了，无论是算命、看相、排八字，都说此女命中注定大富大贵，将来有当夫人的福份。福梅、福梅，难道真是有福之梅吗？

是哟，急归急，可身价却万万低不得。毛鼎和涉世半生，深谙商贾之艰，也精通经营之道，闺中有这样一个女儿，他一定要在书香门第或商界子弟中物色一个乘龙快婿。“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读书人才能当大官哟，唯有做官郎才有夫人的品位。

可不，终于红鸾星照进岩头这家“登科车门”^①，一位颇有名望的乡绅来岩头拜谒祥丰先生，为毛福梅提亲来了。

① 车门：为浙东大门的俗称。有门第的人家，大门称之为“登科车门”。

“鼎和兄，恭喜、恭喜！”

“春泉兄，是什么风把您吹到我们岩头这穷地方？”

两人拱手相见，寒暄了一阵，就进了毛鼎和的堂前。

来人姓陈，名春泉，家在榆林村。他家境虽说不上富裕，倒是诗礼人家，热衷于地方公益事业。鉴于山乡地僻人穷，没有文化，他就家里开设了一家私塾，延请毛凤美为塾师。这样同村和邻村的子弟就有了念书识字的地方。

没想到陈春泉这所山乡私塾，却来了溪口镇的一个小学生叫蒋瑞元。这蒋瑞元就是以后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蒋介石先生的乳名。溪口镇的蒋瑞元为什么其它私塾不读，却跑到老远的榆林村来读私塾呢？其中却有一段意想不到的人间姻缘。

蒋介石的母亲叫王采玉，1864年出生，是奉化葛竹村人（葛竹原属嵊县）。她父亲叫王有则，以贩卖山货土产为业。王采玉最初嫁给曹家田一个姓俞的为妻，二十岁时

死掉丈夫，生下儿子也夭折。她万念俱灰，年纪轻轻便出家，在葛竹的金竹庵带发修行，茹素念佛，度着清冷的寡居生活。

当时，王采玉的弟弟王贤钜、王贤裕恰好在溪口盐商蒋肇聪（字肃庵，又名明火）的玉泰盐铺里帮工。他们的堂兄王贤东是玉泰盐铺的账房先生，在蒋家工作了二十年，颇得东家信任。蒋肇聪一连死了两个老婆，继室孙氏也刚刚亡故，王贤东就想为店东说合，把表妹王采玉嫁给他。王贤钜、王贤裕几次劝妹妹改嫁，现在见有这样一个老板，就满口答应。这样，二十三岁的王采玉就还俗嫁给蒋肇聪作为填房。

婚后，夫妻俩虽然年龄相差悬殊，蒋肇聪足足要比王采玉大二十多岁，但感情尚好。第二年就生了一个儿子，取名瑞元，以后又生了女儿瑞莲、瑞菊，儿子瑞青，乐融融的一家，生活还算幸福。只是瑞菊出生几个月就死了。

谁知好景不长，在第十个年头，蒋肇聪染上时疫亡故了。三十二岁的王采玉又成了寡妇。当时瑞元只有九岁。前妻徐氏留下的儿子蒋介石（名周康，字锡侯）又挑起阅墙之祸，闹着要分家。这对二度守寡的王采玉来说，心中苦楚自然不堪言。她只盼望儿女早些长大，为她争气争光。

谁知，时隔不久，瑞青不到四岁又夭亡。身边只留下独养儿子瑞元和牙牙学语的女儿瑞莲。

王采玉一心盼望蒋瑞元这独根苗能出人头地，早日成家立业，光宗耀祖，让她这寡妇出口长埋心头的气。谁知蒋介石从小调皮捣蛋，淘气得令人咋舌，个个嫌憎。这连蒋介石本人在祭母亲的悼文中也直认不讳，自己小时候不听教养，使母亲操心异常。他在母亲的墓碑上自撰了一副对联：“祸及贤慈当日顽梗悔已晚，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这副对联是够坦率的，至今还刻在蒋母墓碑上。

王采玉实在对这个野马一般的儿子难以驯养，养他十四年，没有一天不在惶惶不安中度过。

二岁时，这孩子在看年夜饭时曾异想天开把一根筷子插进喉咙，想测试肠胃的深度，差一点一命呜呼。

五岁那年，他偷偷爬上又高又大的“七石缸”，想学猴子水中捞月，结果身子倒栽进水缸几乎淹死。

六岁，祖父蒋玉表带他到法华寺礼佛，瑞元走路不肯好好走，东窜西奔，结果坠下山谷，右额负伤，血流不止。祖父想出一条妙计：请了一位叫任介眉的老学究来家课教这个孩子。但蒋瑞元根本不把塾师放在眼里，照样野天野地乱跑。塾师稍加督责，他就地上打滚、肆意哭闹。到头来，还得由祖父出面责备塾师教育无方才得罢休，气得任介眉先生不取束修负笈而去。

到了七、八岁，进了溪口镇的正式私塾。谁知他丝毫不受约束，同小朋友在一起更加热闹，把讲台作为舞台，